

《少年文艺》60年金品典藏书系

主编 周 晴 谢倩霓

蓝调青春

小说卷⑤

60年长河
原创经典 永恒感动

少年儿童出版社

《少年文艺》60年金品典藏书系



蓝调青春

小说卷⑤

主编 周 晴 谢倩霓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蓝调青春/《少年文艺》编辑部编.—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5

(《少年文艺》60年金品典藏书系.小说卷;5)

ISBN 978-7-5324-9266-4

I. ①蓝... II. ①少... III. ①儿童文学—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46530号



《少年文艺》60年金品典藏书系

蓝调青春(小说卷⑤)

主 编 周 晴 谢倩霓

特约编审 周基亭 朱效文 任哥舒

《少年文艺》编辑部 编

封面图 乌先森

装 帧 陆 及

责任编辑 刘 婧 美术编辑 陆 及

责任校对 陶立新 技术编辑 陆 赟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少儿网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

印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980 1/16 印张 14.5 字数 179 千字

201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4-9266-4/1·3560

定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前言

1953年，由宋庆龄主席亲笔题写刊名并撰写发刊词的《少年文艺》杂志在上海创刊。作为新中国第一本少年文学期刊，她在时光的隧道中摸索前行，用年轻的步履见证纯文学的执著与追求，用纯净的文字记录新中国儿童文学的崛起与成长。

60年风雨兼程，我们始终在路上。这本杂志历经了数代人的汗水和努力，更见证了儿童文学大花园里一季一季蓬勃的盛开。在这里，新中国第一批儿童文学作家意气风发地上路了，他们带来了《小电话员》（李楚城，1953）、《没头脑和不高兴》（任溶溶，1956）、《歪冠子的小母鸡》（葛翠琳，1957）、《小茶碗怎样变成大脸盆》（任大霖，1959）、《猪八戒回家》（包蕾，1961）等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在这里，一批一批少年作者怀着朦胧的梦想和美好的向往出发了，李肇星、张抗抗、韩少功、陈丹燕、韩寒……他们少年时代的习作都曾在这里最初面世；在这里，曾经一次又一次冲破儿童文学题材的禁区，为百业待兴的新时期儿童文学开启了一扇又一扇明亮的窗口。《谁是未来的中队长》（王安忆）带来的关于好学生标准的重新思索和探讨，《今夜月光明》（丁阿虎）、《小百合》（玉清）、《啊，少男少女》（张成新）等作品带来的少男少女朦胧而美好的情感，《独船》（常新港）带来的人性的挖掘和揭示，《赤色小子》（张品成）带来的特殊年代里的特殊故事……无一不形成一场又一场风暴，冲击着人们固有的思维和疆域，开拓出一片又一片神奇的领地；在这里，更是开启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新世纪儿童文学的瑰丽盛典，《少年文艺》曾先后赴全国各地为当时

崭露头角的儿童文学主力作家召开了二十多场个人作品研讨会，有力地促进了当代儿童文学的健康发展，刘健屏、秦文君、沈石溪、梅子涵、孙云晓、董宏猷、郑渊洁、葛冰、王宜振、邱易东、徐鲁……一个个名字构成了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亮丽风景线；当然还有更年轻一代的新生代作家，将他们的处女作或代表作交给了这里：彭学军、殷健灵、曾小春、老臣、薛涛、三三、饶雪漫、汤汤、李学斌、郁雨君、黑鹤、李丽萍、伍美珍、韩青辰、王勇英、李秋沅……

60年的风霜雨露，60年的岁月沧桑。这里，承载了多少人年少纯真的记忆，陪伴了多少人花季雨季的脚步。浪淘沙，我们在这里收获金粉，铸成十朵岁月凝聚的金玫瑰，奉献给所有热爱阅读的孩子，奉献给所有曾经因这份杂志的陪伴而让自己的少年时代光彩熠熠的曾经的少男少女们。这十朵金玫瑰是：小说作品选集六卷（《星河流影》《岁月花语》《逆光飞翔》《盛夏光华》《蓝调青春》《草长莺飞》），童话作品选集两卷（《云朵的牧场》《天使的呼吸》），散文作品选集一卷（《秋千的私语》），诗歌作品选集一卷（《青鸟的秘密》）。

在选编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们曾多次召集选稿会，听取多方意见，认真审读作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希冀将每一篇有艺术价值和文学史意义的作品奉献给读者，并希冀这些作品能以经过60年时间长河的洗濯而带来的经典品质显现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成长轨迹和展现面貌，以便给当代儿童文学的研究者提供一份作品阅读的资料。但因种种原因，加上我们能力有限，难免会有遗珠之憾，希望以后还会有增补修订的机会。





目

录

沙堆	金曾豪 / 1
甜橙树	曹文轩 / 9
外婆的“房子”	李有干 / 23
深呼吸	韩青辰 / 38
一只与肖恩同岁的鸡	三 三 / 50
点点的一棵树	林 彦 / 65
藏獒渡魂	沈石溪 / 78
焦点女孩夏威夷	张国龙 / 103
假如深海鱼流泪	饶雪漫 / 118
家教奇缘	盛永明 / 130
男生熊小雄和女生蒙小萌	孙卫卫 / 144
钥匙不认门	魏滨海 / 155
多一点,少一点	马昇嘉 / 164
失踪的日记	王巨成 / 172

选一个人去天国

李丽萍 / 184

神秘的水枪

闫耀明 / 199

狗事多磨

胡 磅 / 211

盛夏的芦荟

张晖月 / 220



沙 堆

金曾豪

7号楼附近忽然出现一个不小的沙堆。这当然是临时堆放，附近肯定有一个什么建筑工程将开工。小孩子是不会去考虑工程不工程的，在他们看来，沙堆是一件大型的玩具。沙堆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玩具。沙堆非常放任孩子，任他们想，任他们做，任他们创造，任他们破坏……对孩子，沙堆真是放任得一塌糊涂了！

沙堆引来一批一批的孩子。孩子们来的来，去的去，沙堆上没有断过他们的笑声和吵闹声。他们在那儿追逐打闹，在那儿摆擂台，挖陷马坑，造“山”，开“河”，玩得层出不穷玩得昏天黑地……想想也奇怪，谁也没学过或被教过这些玩法，可一到沙堆，一代一代的孩子都能无师自通地玩出大同小异的花样来。是的，一般孩子玩的都是些老花样。

倒是502的曹可以玩出了一个新花样——骑着自行车往沙堆上冲。男孩子开始以这个形式进行比赛，看谁能冲得更高些。在沙堆里是不怕从自行车上摔下来的，跌在沙堆上是蛮开心的。男孩子们尽量跌得样子怪一点，因为那可以引来喝彩的笑声。



401 的辛迪也想来一次冲刺,却被他妈妈及时制止了。他妈妈一直在阳台上密切关注着儿子,如果儿子赤脚在沙堆上走一走,她是可以容忍的,因为那没什么危险。辛迪一开学就上高三了,这一年里是千万不能出问题的。

辛迪赤着脚在沙上走。表面的沙有些热,稍深一点的沙是凉凉的。暖暖的沙和凉凉的沙都很体贴人。辛迪已经快把赤脚的感觉忘记了,前一次赤脚走路是在什么时候呢?他想。赤脚走路和穿鞋子走路不一样,每走一步,脚底的感觉都是不同的,平坦,起伏,凹凸,坎坷,粗粝,滑腻,干的沙像水,湿的沙像泥……沙堆就这样唤醒了辛迪的脚——脚的感觉原来也是如此丰富,如此灵敏,如此奇妙的啊!

阳台上传来辛迪妈妈的声音:“辛迪,当心!当心碎玻璃!”

只这一句提醒,辛迪脚下的奇妙感觉一下子就逃光了。

梅丽小姑娘也下楼来了。梅宾馆送她下楼时带了只小板凳,让女儿坐在树阴里看沙堆上的热闹。等梅宾馆一走,小姑娘也去沙堆上玩了一会儿。她双手捧起沙,让沙从指缝间漏掉。沙子在指缝间流过的感觉就像一条条小蛇在游窜……梅丽发觉眼睛里似乎有了一粒沙子,便朝着自家的阳台尖叫起来。梅宾馆急忙跑下楼来把女儿背回家去紧急处理。

这天,大冯一大早就和妈妈去动物园了,回到家已经是下午一点钟光景。大冯看见沙堆,欢呼一声冲上堆顶,模仿一声枪响,装作中弹,手摁胸口,摇晃几下,扑地倒下,随即从堆顶一直翻滚下来。这一串动作有声有色,活灵活现,轰轰烈烈。大冯这家伙一上场就把城里的孩子比蔫了。

沙堆上的孩子理当更像孩子的!

大冯对沙堆上的孩子说:“你们玩不玩印仙人?玩不玩埋死人?”

什么叫印仙人?什么叫埋死人?葫芦湾的“术语”在这儿没人懂,得来一下示范表演对不对。

这堆沙是带有一点泥性的湖沙,是适宜玩“印仙人”的,那就先示范一下。



大冯选定一处比较平缓的沙坡，去树阴下取来梅丽留下的那只小板凳，将沙坡上的干沙子刮去，弄出一片稍稍有点湿的很平坦的沙坡来。大冯剥了T恤衫，挺直了身体，仰面平躺下去，然后招呼大家把他小心抬走。沙面上就留下了一个清晰的身体印子，仔细看，连肩胛和屁股片儿都是有的。大冯又印了一个正面的，把脸也用力压进了沙里面——这时候可不能呼吸噢！这第二个仙人印子的精彩之处是在脸部，瞧！眼睛鼻子嘴巴都是清清楚楚的呢！

六号楼的王一鸣印了一个仰脸的，但印出来的屁股是歪的，引得大家笑得直不起腰。曹可以也印了一个仰脸的，印出来一看，屁股中间有个小坑，他承认躺下去时放了一个屁。大家笑得更是一塌糊涂了。

“哈哈哈哈……”

“咯咯咯咯……”

“唧唧唧唧……”



除了大冯，谁也没敢印俯脸的。那一定很闷的，说不准沙子还会弄到眼睛里鼻子里去呢。

接着玩“埋死人”。玩这个也不难，就是把除了脸之外的身体都埋进沙子里面去。玩这个，大冯喜欢留一只手在外头，以表现被埋者的巨大痛苦。这其实不是“埋死人”，而是在表演“埋活人”。

正是大人们午睡的时间，小孩子这么大呼小叫是会受到干涉的，但这一次有点不同，大人们都挺宽容，大概认为孩子们的吵闹是有理由的——谁小时候没这么玩过沙堆啊？事实上，7号楼的不少阳台上都有人在兴致勃勃地欣赏沙堆上的游戏，比如501的刘奶奶和她的猫，402爱清洁的林先生（他手里还拿着一个小拖把），202的梅宾馆……301的画家汪天云去

外地写生好多日子了，若他在，必定会把沙堆上的孩子速写下来。

大冯的活埋表演把大家逗得大笑。正笑呢，大冯突然从沙堆里站了起来。因为突然，大冯的这一招很有点横空出世的气势，身上的沙哗哗地坠落下来，使人想起电影《古今大战秦俑情》里秦俑复活的镜头。

大冯不扮秦俑，他扮的是从坟墓里跳出来的僵尸。这家伙半吐舌头，尽量扮出恐怖的表情，双手向前平伸，膝盖僵僵地蹦跳着。孩子们假装害怕，夸张地尖叫着逃来逃去。混乱间把梅丽挤跌在沙堆上。梅丽再次下楼是找她的小板凳的。

大冯想和梅丽逗逗，朝梅丽蹦过去，嘴里面还噢噢地叫唤着什么。梅丽朝着 202 阳台尖声哭叫：“爸！爸——”

这一次，梅宾馆没有随叫随到，因为他已经骑车上班去了。

没劲！大冯不和梅丽玩了，转身去追别的孩子。

这么一来，梅丽又觉得受了冷落，指着大冯喊：“大家别和他玩！大家别和他玩！”

大冯觉得挺没劲的，就不扮僵尸了。

大家玩得正开心，不高兴梅丽来搅乱，就起哄：“开除花痰孟！开除花痰孟！”

梅丽从小娇气，拉屎一定要用有花纹图案的痰盂，用不印花的痰盂不肯拉屎，这事传出来之后，一些孩子就给她起了一个绰号——花痰孟。

大冯不知道这个典故，问：“谁是花痰孟啊？”

这一问，大家都笑起来，都把目光投向梅丽。

这么一来，梅丽的怒气就全冲着大冯来了，叫道：“大家别和他玩，他是个坏东西，半夜里被联防队抓住过！”

曹可以说：“梅丽，你别乱说好不好。”

梅丽说：“谁乱说了？是我爸爸亲眼看见的。我爸爸叫我别跟他玩。”



大家都把目光转向大冯。

一时间，大冯呆了：梅丽说的是什么呀？他想不起来自己和联防队发生过什么关系，他压根儿没将捉知了那天晚上的事和联防队联系起来。

梅丽迎着大家的目光说：“你们不信可以问他自己！是不是被联防队抓住过。”

大冯还是没弄明白梅丽在说什么。大家以为大冯这么发愣就是一种默认。

一个孩子问：“大冯，你半夜起来干什么呀？”

另一个说：“是不是梦游啊？”

什么叫梦游？大冯不明白。大冯觉得这些孩子挺讨厌的，就说：“没劲，不玩了。”转身就走，走到树阴里展开四肢躺在草地上。在孩子们看来，大冯的这种表现是再一次的默认。

有个孩子说：“呕人！”

什么叫“呕人”？大冯不明白。

沙堆上的孩子都散了，只有曹可以走过来坐在大冯身旁。

大冯说：“什么叫呕人？”

曹可以说：“你真的被联防队抓住过？”

大冯说：“什么叫联防队？”

曹可以没想到大冯不知道这个，就告诉大冯联防队是什么，被联防队抓住又是什么意思。

大冯触电似的坐起来，大叫道：“气死人！把我当坏蛋啦！”

曹可以说：“花痰孟说是她爸爸起来早锻炼时亲眼看见的。”

这下子，大冯终于想起来了，可那是胖叔叔送他回家啊，怎么说是被联防队抓了呢？大冯气得不得了，冲到沙堆上对着 202 阳台吼道：“花痰孟，你出来！你出来！”如果这会儿阳台上出来个梅丽或者梅宾馆，大冯准会扔



一个沙团子给对方尝尝。

这会儿梅家没有人。202的阳台上晒着一竹竿花花绿绿的羊毛衫。

大冯弯腰掬沙时，发现了一枚黄灿灿的钥匙。大冯一眼就认出了这枚钥匙——这是梅丽的钥匙。这枚拴着一根红线的黄铜钥匙是一直挂在梅丽脖子上的。

曹可以说：“这是花痰盂的，对不对？”

大冯忿忿地说：“花痰盂冤枉人！”

曹可以一脚将钥匙踩没到沙里。

大约三点钟，天空隐隐响起雷声，太阳早就不见了，灰色的云悄悄涌动着，像在策划一个凶险的阴谋。

梅丽大概是去借书的，这会儿匆匆赶回来了，腋下挟着几本挺厚的书。她很喜欢这么挟着书走路，因为有学问的人大多是这样挟着书走路的。

大冯照例敞开自家的大门，坐在椅子上摇着大芭蕉扇。他刚吃下半只西瓜，肚子鼓鼓，拍一拍，咚咚响。

梅丽从楼下上来了，看见大冯居然无声地笑了一下，还用手指点了一下自己的右腮。

大冯一摸右腮，摸到了沾在那儿的一粒西瓜子。

梅丽挟着书走路的时候总是表现得特别和气、特别有教养。

大冯知道梅丽没有钥匙进不了门，这么坐着是等着看梅丽的洋相呢。

梅丽发觉丢了钥匙，两只手交替着紧张地在身上摸索，没有，没有钥匙。她意识到大冯在看她，忙镇定了一下，想一想，掉头往楼下跑去。

大冯用劲干咳几声，站起身，走进屋去，把芭蕉扇扔在桌子上，打开了电风扇。城里的房子太低，吊扇离头顶太近了，转起来霍霍的，像在威胁人。大冯在屋子里转悠，一会儿洗洗手，一会儿喝开水。刚吃饱西瓜怎么



还喝开水啊？是的，大冯心里面像有几只蚂蚁在爬，使他坐立不安。

芭蕉扇从桌子上掉到地上，又在地上打了几个翻滚。原来外面起风了。风一阵一阵从窗口扑进来。电风扇咕咕地怪叫起来。大冯赶紧关了电扇，又去关窗。

从窗口往外看，只见草坪四周的树都变了形：风想把树拉走，树不愿意，拼命地朝反方向挣扎……一个迎风骑自行车的阿姨奋力拼搏，她的长发和裙子霍霍地飞舞，看上去就像黑色的旗和白色的旗……对面大楼有人在手忙脚乱地抢收阳台上的晾晒物……

风是阵雨的先锋。大风开路，大雨就在后头。

大冯忽然想起梅家阳台上那一竹竿羊毛衫。这时候，梅丽在哪儿呢？她一定急死了。

大冯猜错了，梅丽一点儿也不急。她走到楼门口就回来了，这会儿正坐在大冯家门口的小椅子上翻书呢。

梅丽抬头说：“坐一坐，可以吗？”

大冯用劲笑了一下。

大冯听见梅家的电话在急促地响：“丁丁丁，丁丁丁……”这一定是梅宾馆提醒女儿收羊毛衫的电话。急死人！

梅丽却一点儿也不急，仍旧不慌不忙地翻她的书。怎么这会儿着急的反而是大冯呢？这可真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监噢。

梅丽说：“你上次问的是军舰鸟对不对？”

大冯这会儿没心思顾这个。雷阵雨马上就下来了！

梅丽说：“这本书上有一篇专门写军舰鸟的文章，是法国作家米什莱写的，写得真好哎……咦，你怎么了？”

大冯再也忍不住了，说：“你的钥匙会不会丢在沙堆上了？那种红线是不牢的，刚才……”



梅丽一挥手，说：“嗨，我才不管呢！谁叫他用那种破丝线的？”

“谁？”

“还有谁，我老爸呗。不说这个了，米什莱，你知道不？是很有名的噢……”

大冯往楼下走。

梅丽赶紧站起来，说：“你去哪儿？把门锁上了再走。”

大冯不管这些，一口气跑到沙堆上，跪下去，急急地扒着沙。他知道钥匙在这儿，可扒了好一会儿还没见钥匙，怎么了？飞沙迷了眼，大冯调动一下身体，背对着风，又继续扒沙。他终于触到了一个硬东西——没错，是梅丽的钥匙！

第二天，梅宾馆特地请了半天假，丁丁哐哐地把防盗门和大门上的锁都换上了新的。钥匙是不可以经过外人手的——万一被人复制了可不得了。

在丁丁哐哐声里，曹可以走进了大冯家。

曹可以说：“大冯，你是不是把钥匙挖出来了？”

大冯点点头。

“大冯大冯你真傻。”

“吓吓她就可以了。”

“可人家把锁换掉了，听，正在丁丁哐哐哩。知道为什么吗？”

大冯摇摇头。曹可以也摇摇头：“嗨！你还不明白啊！”

在曹可以的解释下，大冯才明白梅宾馆换锁的原因。一个人迟早会懂得这些杂七杂八的道理的，只是有人懂得早些，有人懂得晚些。这些道理懂得多了，人就从孩子变成大人了。大人和孩子有时是不可以用年龄来区别的。



图 朱新昌

（原载2001年第3期）



甜 橙 树

曹文轩

男孩弯桥，一早上出来打猪草，将近中午时，觉得实在太累了，就拖着一大网兜草，来到油麻地最大的一棵甜橙树下，仰头望了望一树的甜橙，咽了一口唾沫，就躺在了甜橙树下。本来是想歇一会儿再回家的，不想头一着地，眼前的橙子就在空中变得虚虚飘飘，不一会就睡着了，一睡着就沉沉的，仿佛永远也醒不来了。

那只草绳结的大网兜，结结实实地塞满了草，像一只硕大的绿球，沉重地停在甜橙树旁，守候着他。

秋天的太阳雪一般明亮，但并不强烈地照着安静的田野。

田埂上，走着四个孩子：六谷、浮子、三瓢和红扇。今天不上学，他们打算今天一天就在田野上晃悠，或抓鱼，或逮已由绿色变成棕色的蚂蚱，或到稻地里逮最后一批欲飞又不能飞的小秧鸡，或干脆就摊开双臂、叉开双腿，在田埂上躺下晒太阳——再过些日子，太阳就会慢慢地远去了。

他们先是看到弯桥的那只装满草的大网兜，紧接着就看到了躺在甜橙树下的弯桥。四个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沿着田埂，向甜橙树一路跑

来。快到甜橙树时，就一个一个地变成了猫，向弯桥轻轻地靠拢，已经变黄的草在他们的脚下慢慢地倒伏着。走在前头的，有时停住，扭头与后面的对一对眼神，动作就变得更轻了。那番机警的动作，不免有点夸张。其实，这时候即使有人将弯桥抱起来扔进大河里，他也未必醒得过来。

他们来到了甜橙树下，低头弯腰，轻轻地绕着弯桥转了几圈，之后，就轻轻地坐了下来，或望望睡得正香的弯桥，或互相挤眉弄眼，然后各自挪了挪屁股，以便向弯桥靠得更近一些。他们脸上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快乐，仿佛无聊乏味的一天，终于因弯桥的出现，忽然地有了一个让人喜悦的大转折。

此时，弯桥只在他的无边无际的睡梦里。

阳光透过卵形的甜橙树的叶子，筛到了弯桥的身上、脸上。有轻风掠过枝头，树叶摇晃，光点、叶影便纷乱错动，使四个孩子眼中的弯桥，显得有点虚幻。

弯桥笑了一下，并随着笑，顺嘴角流下粗粗一串口水。

女孩红扇“扑哧”一声笑了——笑了一半，立即缩了脖子，用手紧紧捂住了嘴巴。

光点、叶影依然在弯桥身上、脸上晃动着，像阳光从波动的水面反映到河岸的柳树上一一般。

